

宝鸡文理学院社科重点资助项目
陕西地域文学研究丛书卷三

贾平凹作品生态学 主题研究

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

主编 ○ 冯肖华

JIAPINGWA
ZUOPIN SHENGTAIXUE
ZHUTI YANJIU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宝鸡文理学院社科重点资助项目
陕西地域文学研究丛书卷三

贾平凹作品生态学

主题研究

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
主编 ○ 冯肖华

陕 西 出 版 集 团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究/冯肖华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4-08885-4

I. 贾… II. 冯… III. 贾平凹—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4974 号

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究

主 编 冯肖华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新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32 开 10.2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6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8885-4

定 价 22.00 元

王志刚

序



序

由冯肖华教授主编、我院陕西文学研究所诸多学者共同撰著的《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究》一书即将付梓出版。翻阅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由衷地为陕西文学研究所推出又一部研究力作深感高兴。

陕西文学研究所在我们宝鸡文理学院众多研究所中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个研究机构。然而，这里却聚集着一批多年来一直关注、研究陕西文学乃至陕西地域文化的中青年学者和教师，他们每个人都已经有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论著已在省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陕西文学研究所正是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该研究所成立后，能够迅速启动，对研究课题统一规划，集中力量进行科研攻关和学术交流，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在这样一个新搭建的平台上，研究所的同仁们在搞好繁重的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承担研究课题，以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潜心研究，完成了这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专著。这种执著，这种努力，是值得赞佩的。

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陕西地域文学以其厚重、



博大的特色而闻名于世。今天，研究中国文学，不能不关注陕西地域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园地中，陕西地域文学是一朵奇葩。因为在陕西这片传统文明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黄土地上，出现了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杨争光、红柯、叶广芩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蜚声中外的实力派作家，因而中国文学的宝库中也就增添了像《创业史》、《保卫延安》、《新结识的伙伴》、《柴达木手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最后一个匈奴》、《西去的骑手》、《采桑子》等光耀文学史册的艺术篇章。多年来，陕西作家和作品在国内国际屡屡获得大奖，陕西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构成了中国文坛一道壮观而靓丽的风景。也正因此，陕西就有了“文学大省”、“文学重镇”之美誉。陕西文学既是陕西的，又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陕西文学不但景象壮阔，同时又更显神秘。陕西何以能出现如此众多的文学大家？陕西文学与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有无渊源关系？陕西文学的特色何在？长期以来，这些问题都是关注、热爱陕西文学的人们所期盼了解的，作为身处陕西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我们有义务、有责任给出自己的理解与回答。研究陕西地域文学，我院既具有地缘优势，又有人才优势，还有我们长期与陕西当代作家建立起来的良好互动关系，这些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近年来，我们已经陆续邀请了著名作家贾平凹、陈忠实、赵熙、孙见喜等来院讲学和开展学术交流。我们还邀请了全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曾繁仁，现代文



学研究家钱理群、张梦阳，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肖云儒、李建军、李继凯、李西建、李浩、段建军等来学院进行学术指导和交流，借以推动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中文系本科学生中毕业论文以陕西文学研究作选题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多，师生中一种研究陕西文学的学术氛围已基本形成。相信我院的陕西地域文学研究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在陕西文学研究所的积极推动下，会用不断推出的新成果来逐渐掀开陕西地域文学神秘面纱的一角。

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学术实力和生命活力的体现。作为地方高校，我们的科研如何定位，这应该是我院每一位教育管理者和教师认真思考的问题。我曾在《发展地方高校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地方高校拥有研究地方问题的天然优势，从地方特有资源出发，研究开发地方在全国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科学文化遗产和特有资源，丰富我国的科学文化宝库，把地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出去，是地方高校科研的基本任务。”近年来，我院的科学研究正是以此来作科研定位，并且已经初见成效。学院“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省级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与获批，陕西文学研究所的成立，就是立足陕西历史文化和陕西的文学现状而作出的科研战略选择。目前，我院的陕西文学研究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我们工作的开展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陕西文学的研究一定会大放光彩，开出灿烂的学术之花。

《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究》是陕西文学研究所推

出的又一部学术专著，也是研究所同仁们学术结晶的展示。按照计划，研究所还将集中力量陆续推出陕西地域文学研究丛书多卷本，显然，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雄心勃勃的学术研究的计划和工程。我衷心祝愿陕西文学研究所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阔步向前，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王志刚博士为宝鸡文理学院院长、教授



贾平凹作品
生态学主题研究

目 录



导论：史识视阈：贾平凹文学高度问题的思考	(1)
第一章 精神生态主题的诗性关怀	(29)
一、精神困境下的文学忧思	(29)
二、精神生态的诗意书写	(32)
三、精神家园的守望与寻觅	(41)
第二章 文化生态主题的多维呈现	(56)
一、《废都》：现实主义的文化批判	(59)
二、《秦腔》：存在主义的文化对峙	(66)
三、《高兴》：黑色幽默的文化考问	(73)
第三章 社会生态主题的和谐因子	(83)
一、创造“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	(84)
二、批判“工业文明”的生态悖论	(87)
三、描摹“人化自然”的原生情态	(89)
第四章 人文生态主题的哲学意蕴	(94)



一、人文生态的当代界定·····	(94)
二、人文生态的三个维度·····	(97)
三、人文生态的存在论基础·····	(118)
第五章 民生生态主题的原初营造·····	(122)
一、原初激情与故土牵挂·····	(122)
二、原乡人与返乡者的叙事策略·····	(126)
三、“不正常的人”的现代隐喻·····	(132)
四、还自然之魅与竖民族志碑·····	(137)
第六章 自然生态主题的美学维度·····	(149)
一、诗意栖居的审美创造·····	(150)
二、人与自然的复魅意识·····	(154)
三、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	(157)
第七章 生态理论主题的建构与阐释·····	(162)
一、生态理论与“谱系三图式”·····	(162)
二、生态理论与创作实践·····	(176)
第八章 艺术生态主题的灵性与融通·····	(187)
一、《秦腔》《红楼梦》：精神意蕴的相通·····	(188)
二、《秦腔》《红楼梦》：叙事结构手法的相似·····	(195)
第九章 生态情怀与书画别裁的互补·····	(202)
一、笔性墨情：缘于心灵妙悟的书法艺术·····	(202)
二、色彩禅悟：文学创作的绘画式延伸·····	(206)
三、逾俗心态：山石汉罐收藏的无言寄寓·····	(214)
第十章 民俗生态主题与影视艺术的对接·····	(219)
一、《秦腔·后记》艺术片的价值·····	(219)
二、《秦腔·后记》艺术片的审美·····	(221)



附录

《高兴》与“贾平凹个体文学史”

——一种史学格局的阐释 冯肖华 (227)

贱民社会的悲悯与人文关怀

——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 赵德利 (243)

论贾平凹《高兴》小说对文学写作的启示 孙新峰 (247)

审视农民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错位

——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 李剑清 (269)

《高兴》的现代性隐喻 荀育琨 (278)

精神救赎下的卑微与高贵

——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 马平川 (286)

于冷静中洞悉人生真实

——论《高兴》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 李雅妮 (293)

生活中的贾平凹 贾浅浅 (300)

大文学与地域学的情感观照

——《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究》付梓感言 (313)



导 论

史识视阈：贾平凹文学高度问题的思考

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贾平凹以其殷实足量的作品和超透支写作姿态，不仅赢得了自身应有的文学席位，与此同时也为 20 世纪后中国文学新的生长点的繁荣、鲜活倍增了无限的厚重质彩。当 2005 至 2007 年，随着贾平凹新作《秦腔》、《高兴》的又一次热评与大评，标示着这位作家在历经了别样生命体验后的又一次深层创作推进。与此同时，学界也在忙碌着对新世纪初年文学创作前景的种种预测和断估。那么，在世纪之交的往年和来年这一文学横亘的山脉上，贾平凹始终以其生机盎然的创作涌动，使其作品绿荫成行，层林尽染。于是，在盘点过昔，希冀未来的民族思维习惯上，一个不可回避的文学问题便自然推到了学界的议事日程，这就是贾平凹当代中国文学高度问题的思考。对于这个话题，我以为涵旨有三：一是不可逾越的“贾平凹文学事实”——30 年写作与 161 部书、千万字的置换关系，一代不断前行的富有绿色生命意识的文学独行侠。二是不懈激活文坛的“贾平凹文学现象”——创作数量与文学史精神的始终暗合，创作质量与艺术至境的长效撞击和通达，一种关注民生的大境界正气写作。三是原在的杂学艺术观与文本潜在的文化学图式——“五大文化系脉”、“六大文化层面”的美学典本。这是贾平凹先于他者，高于他者，引领文学的珍品别裁，是他确立当代中国文学高度的支撑所在。



一、不可逾越的“贾平凹文学事实”

贾平凹之于当代中国文坛，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说偶然，他淹迹于芸芸众生里，身不及七尺，力仅能缚鸡，并无其特异之处；说必然，是身缘素有文化之乡的棣花古道之天地间，聚得灵气，识得笔墨，多了些日后谋生的别一手段。父亲乡村知识分子身份的濡染，大家族民间文化氛围的得天独厚与偏顾，使这位源自乡间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转变，就有了几多与乡土草根结伴并蒂的立人之脉，有了笔下文内字外行间气运的长虹与洋溢，有了不探个究竟的文人之痴和乡人之憨。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理性地承认贾平凹的客观存在性，贾平凹文学的客观存在性，贾平凹文学成就的客观存在性，这种存在如同一尊界碑，横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坛，越过他不仅是困难的，更是任凭时间和人力所无法冲刷的。

贾平凹究竟何时起步于文学的？又何时步步为营、达到理想的彼岸的，其间又怎样漫漫跋涉，辛劳耕耘，艰难转型，苦苦历练，如同闻鸡而起，日落再归的农夫一般，恐怕35岁以下的人是难以破解其“悲惨世界”的遭际的。可以说，沧桑岁月造就了这位多难的作家，他反过来又给沧桑岁月以亮色。时代与作家，作家与时代就是这样相缠相绕，相厮相伴不可两间，鲁迅是这样，柳青是这样，路遥是这样，贾平凹又岂能例外呢？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贾平凹以其商州人大山般的古朴憨厚与执著，现代知识分子的勤奋与劲道，在宣泄着对社会人生体认的“肚里的东西”（贾语），其文字达近千万，其著作近161余种版本，洋洋大观，极为壮阔，在同龄作家中位于领先。如果我们对这一“文学事实”不以棒杀和棒杀，予以理性的正视的话，如果我们以柳青60年为一个人生单元的理论来结账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这位逝去了少年意气，消失了中年壮气，进入了知天命大关的多难而勤



奋的耕耘半世的作家以收获的界定呢？因为事实永远是事实，是不以人的流年意志为转移的，倘若轻视或蔑视这一事实，就非一个起码的唯物主义者。从这个意义讲，学界有识之士对贾平凹文学事实的学理认定，其实是在做着科学地认定，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事实的梳理认定，是史有公论的。

评论家李星认为贾平凹是“巍然矗立的艺术山岳”^①，王一川教授将贾平凹列入20世纪“九个半大师级作家”之内，与鲁迅并列。^②陈晓明教授说贾平凹是中国文学和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③《新浪网读书频道》“世纪文学60家”评选，贾平凹位于第六，依次为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茅盾，读者评分92，专家评分94，评选专家均为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著名学者，如杨义、王富仁、赵园、洪子诚、孙郁、陈子善等。^④《瞭望》杂志有一篇署名文章《伟大的中国作家藏在哪里？》，文章以“伟大”冠名的作家中贾平凹列第一。^⑤还有《秦腔》获全球华文优秀长篇小说首届“红楼梦奖”，而决审团成员均为海内外著名专家、教授，如哈佛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德威及聂华苓、钟玲、陈思和、郑树森、黄子平等。2008年《秦腔》又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之所以列举上述来自个人的、团体的、媒体的、民间的、官方的、国内的、海外的专家、教授、学者和读者的贾平凹评说，同样因为它是一种批评存在，是来自“贾平凹文学事实”的理性的“贾平凹批评事实”。那么，我们总不能幼稚地也认为出自内地权威专家，海内外权威教授的“贾平凹批评事实”的非理性吧，倘若这样的话，那真是洪洞县里无才人了——一个荒唐又滑稽的预设，一种让世人贻笑大方的侏儒心态。因之，确认“当代中国贾平凹文学事实”，确定“当代中国贾平凹文学意识”，就远不是一个个案或地域之事，而是当代中国文学格局构建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文学生态和谐的需要，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识视域的需要。郁达夫在鲁迅的悼文中曾这样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⑥当然，这里的伟大人物贾平凹似有距



离,只是说在这种意识上我们应持一个怎样态度呢?我以为应具有一种理性的文学气度、胸怀和境界,来理性地认真总结这位、这批历经30余年文学生涯作家们的创作得失,使他们在正值创作旺年时节能出大作品、出大作家,这对于我们民族和民族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二、文学史框架下的“贾平凹文学现象”

视贾平凹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现象”,是基于文学史识和史学框架的需要。作为文学之所以为“史”,就有一个“文学史时间”和“文学史空间”的问题,时间即文学的横向长度,空间即文学的纵向厚度,这两者都需要诸多作家作品之量去支撑、去填充、去盈实。正如陈思和先生在论述文学史学科结构时所言,作品、过程和精神是三位一体的。“如果没有第一层面的优秀作品,文学史将失去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二层面的文学史过程,文学史将建立不起来,而如果没有第三层面的文学史精神,文学史将失去它的活的灵魂。”^⑦那么,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正是在这样一种史识结构中,既充当了第一层面作品之“基础”,又充当了第二层面的史的“过程”(30余年创作生涯),更充当了第三层面的史的“精神”,无论其文学史时间之长度,抑或文学史空间之厚度都达到了独具个案风采的“贾平凹文学现象”。细化起来概要有二:

(一) 创作数量与文学史精神的暗合

贾平凹之于“文学史时间”,是从1975年从事文学编辑始,至2008年止,之时间长度业已34个春秋12410天;之于“文学史空间”,是1977年经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兵娃》始,至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高兴》止,之空间厚度(即作品量)业已达161余种海内外版本,近千万字大关。这是一尊宏伟的、殷实的填充和支撑文学史空间的创作板块,犹如鲁迅先生所形容长篇小说那样是“巨大的、巍峨的、灿烂的纪念碑的文学”^⑧,



这些作品且短篇精粹，中篇深邃，长篇丰盈，散文小品游记更是一家独彩。贾氏这一足量的文学大观，不敢懈怠的超透支写作姿态，不满足于一篇一著的文学欲望，究竟说明了什么呢？体现了什么样的人文精神追求呢？贾平凹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化角色？这是我们不得不深思和面对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古之就有一种舍家请缨、气贯长虹的民族狷气和憋气，他们的追求是非物质化的，心存大义，不以苟活，情系民生千千结，忘我精神之境界。千百年来，无数古之智者先贤，今之仁人志士，以各自不同的叙写方式为普天下的民众而“哀民生之多艰”，使文学精神与现实生活胶着合拍，达到了应有的“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从爱国诗人屈原，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到“樵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的白居易；从改良先驱康有为，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者李大钊；从“救人”与“立人”的鲁迅，到为人生的叶圣陶……这一列长长的非物质化追求的知识分子和用生命铸成的时代的文学，深刻地反映着知识分子应着时代的变迁而激起的内在精神的需求，体现着可歌可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史、奋斗史和追求者，甚至血泪史，流贯着巨大的文学史精神之热脉。可以说，凡是人生的，必是文学的；凡是文学的，必是精神的。路遥的英年早逝，贾平凹的勤奋不息，超透支写作姿态正是这种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延续和后发，他扮演了一位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狷气，和现代知识分子的锐气为一身的先进文化代表的社会化角色。他关注民生，常常感到一种焦虑意识的攻心，这在《浮躁》、《废都》、《白夜》等作品中表现极为分明；他关注社会的变革转型与发展，思考人的蜕变与生态环境的悖逆，焦虑传统文化的失落与现代意识何以整合，这在《怀念狼》、《秦腔》中更是呈现出痛心断肠的情怀。“可我需要狼！我需要狼——！”的一声声呼喊，是鲁迅先生当年呐喊的历史回声。这种浸透在贾平凹文字中的焦虑意识，细心的读者不会体悟不到的。“农



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⑨“我站在街巷边石碾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就要消失吗？土地从此也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的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⑩眷恋、焦虑、劳心集于一身，真可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哪，一个动情的深邃的人道主义贾平凹。这是什么呢，是深邃的人文精神，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精神的重要体现，是作者超透支写作姿态的最好注脚。

面对纷繁且具诱惑力的大千世界，贾平凹觉得“什么节日似乎与我都没多大的干系，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像农民，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庄稼熟了就收获，收获了又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又收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⑪这种心态，无独有偶，同样的认识亦在路遥。当他完成《平凡的世界》后百感交集，“曾失去和牺牲了多少应该拥有的生活”，“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高人一等。由此，像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开始你今天的工作！”^⑫由此，贾平凹一路遥；路遥—贾平凹，两位20世纪中国文学史精神的承载者与守护者，真可谓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骄人双璧。

（二）创作质量与艺术至境的撞击

作为作家的贾平凹，一再表明“作家就是要用作品说话，你没有硬的作品，即便是一时弄得很热闹，过一段时间，又得无声又息。”^⑬那么，用作品说话的贾平凹常常被非议、责难、争议所纠缠，似乎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未中断过，形成了一道歧异不断，话旧叙新，同时又能激活文坛尚多的作家风景线，在当代中国文坛并不多见。据贾平凹回忆，他出生时，母亲说梦见树上掉核桃，这就意味着“砸着吃”，后来果然争议、指责缠身。^⑭



纵观贾平凹的创作生涯，较大文坛热点关注为七个阶段：（1）1975—1980年文学初创期，以《山地笔记》为代表的纯情质朴阳光之美的关注。（2）1981—1983年寻求超越阵痛期，以《亡夫》、《二月杏》、《鬼城》、《晚唱》、《朝拜》、《好了歌》为代表的精神消隐，创作茫然的非议。（3）1984—1988年感受时代变革的躁动期，以《商州初录》、《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浮躁》为代表的观照变革，对焦社会浮躁心态的再次文坛关注。（4）1989年后创作视阈的暗转期，以《美穴地》、《白朗》、《五魁》为代表的“商州土匪系列”的涉及再起争端。（5）1993年后文学观念边界的放大，以《废都》、《白夜》、《高老庄》称之为“三部曲”的更大范畴的责难、批判风波哗然骤起。（6）随之2000年《怀念狼》的纷争蝉后。（7）2007年《高兴》的热评与大评。真是七轮热点聚焦，文坛风流尽得，三十余载写作，人气谁能试比？一位“风光无限，奥秘无限，游人无限”^⑤的贾平凹，一位争议无限，歧异无限，话旧叙新无限，唯一能牵引文坛灵动的贾平凹。

对此现象，贾平凹自有一番思忖，“作品常常被非议、责难和无可奈何的叹息。我也焦躁、沮丧，甚至悲哀落泪，我是输过许许多多人与事，但我最终没输过我。”“写作是一个人体证天地自然社会人生的一种法门，不要老想着我的文章怎样，而只要以法门态度对待，文章自然而然就境界大起来了。”^⑥这一认识，体现了贾平凹难得的一种超然心态，使其创作在长期的争议中有所超越，又在超越中再添争议，反复回环历练，以至于“静水深流，潜心写作”（贾语），达到了贾氏艺术的独到境界，映现出一种艺术精神的自在追求。

立足这一艺术至境的撞击点，值得思考的是，贾平凹与文坛纷争的相缠相绕，或者说，文坛与贾平凹的连锁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关系呢？我以为是贾平凹的创作在争议与超越中激活了文坛，推动了文坛的前行，而不是文坛在驱动他。这种带有规律性的激活，是作者对艺术至境的不断撞击和攀援，所产生的文学史意义是巨大的、